

贾平凹散文典藏大系 (文墨本)

商州初录

Jia Pingwa Sanwen Diancang Daxi
(Wenmo Ben)

Shangzhou Chulu



贾平凹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写作也真有趣，年轻时是花，年轻时是
秀，年轻时是浑球，年轻时是
灯是一满字常着唠叨。我写
都是我写的，一写树小，再写树大
而僵硬，可它却是一棵树。之
为这棵树就是这14个品种。它生
雨，能开3分1秒花树结3分1秒
因修枝的时候，没有让我的孩子
辈人的责任。文字也是这样，能
着这个时代，既是写作的，就
是第三只眼，人和文尽力合一
过事，再继续写下去。

2013年3月2



贾平凹

散文典藏大系 (文墨本)

商州初录

Jia Pingwa Sanwen Diancang Daxi
(Wenmo Ben)

Shangzhou Chulu

贾平凹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序

贾平凹

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了这套散文，我看了一下目录，一半是三十多岁写的，一半是近二十年来写的。我没想到竟还写了这么多。如果这篇散文最能体现作家本身的真实，那以六十年里，~~我经历了什么，思考了什么，悲苦或快乐，寂寞或隐忍，是进和退全在里面，是我的人生。~~在这样的时代里，在这样的土地上，我经历了什么，思考了什么，悲苦或快乐，寂寞或隐忍，是进和退全在里面，是我的人生。

现在经常有人问道：你认为哪一时期的散文好呢？这我难以回答，说：都好吧。或说：都不好。当年轻的时候，年轻就是资本，一切都敏感，写作的欲望如夏天的云，稍一响动，它就落雨，又讲究起承转合，石锤勾炼字，石伏美，石灵动，在论着别人读了说：哇，有才气呀！还可能把笔记本上摘录那几句，而年长慢之老好来，激情是少了，又多是在写完这一部长篇后和又写另一部长篇前的间隙里，有许多想写成散文的东西了，琢磨琢磨觉得意思不大又不想写，而只写就写自己在生活中~~那些点点滴滴~~那点真实的体悟，能够便告，不长就短，似乎再没什么凤头豹尾，

图
图图图，一
组大，是果，年轻
有词有韵，朗
以回答都好，匡
嫩而柔软，入冬
以回答都不好
为的土瘠，少，
硕果呢？！

我前年回老
俗去，我说：一辈
生命在这块土地
写好我该写的
诚的，真情的，几



商州初录

我曾经查过商州十八本地方志，本本都有记载：商州者，商鞅封地也。这便是足见商州历史悠久，并非荒洪蛮夷之地的证据吧！

序

贾平凹

安徽文艺出版社编辑了这套散文,我看了一下目录,一半是三十多岁写的,一半是近二十年来写的。我没想到竟还写了这么多。如果说散文最能体现作家本身的真实,那么六十年里,在这样的时代里,在这样的土地上,我经历了什么,思想了什么,悲苦或快乐,放荡或隐忍,足迹和心迹全在里边,是了我的历史。

现在经常有人问道:你认为哪一时期的散文好呢?这我难以回答,说:都好吧。或说:都不好。当年轻的时候,年轻就是梦想,一切都敏感,写作的欲望如夏天的云,稍一响动,它就落雨,又讲究要起承转合,要锤句炼字,要优美,要灵动,企望着别人读了说:哇,有才气呀!还可能在笔记本上摘录那么几句。而年龄慢慢老起来,激情是少了,又多是在写完这一部长篇后和又写另一部长篇前的间隙里,有许多想写成散文的东西了,琢磨琢磨觉得意思不大又不想了,而要写就写自己在生活中那点真正的体悟,能长便长,不长就短,似乎再没什么凤头豹尾,囫囵的,一锅煮。写作也真有趣,年轻时是花,年纪大了是果,年轻时是清秀,年纪大了是浑沌,年轻时是有词有韵的朗颂,年纪大了是一满家常着唠叨。我之所以回答都好,因为它们都是我写的,一棵树么,开春枝条嫩而柔软,入冬

枝条苍而僵硬，可它却是一棵树。之所以回答都不好，又因为这棵树就是这么个品种，它生长的土瘠水少，又多风多雨，能开了什么艳花能结了什么硕果呢？！

我前年回老家为父母修坟的时候，没有让我的孩子们去，我说：一辈人尽一辈人的责任。文学也是这样，我的生命在这块土地上经历着这个时代，既然是写作的，就写好我该写的文章，笔是第三只手，人和文尽力合一，忠诚的，真情的，几十年写过来了，再继续写下去。

2013年3月22日

目 录

玩物铭 / 1

“优待知识分子” / 17

运动员和观众的哲学 / 19

看人 / 20

商州初录 / 28

商州又录 / 151

商州再录 / 169

玩物铭

序

我不是一个收藏家，也反感那些收者藏者：或迷醉得变态异化；或营营逐利，以聚钱财；或装饰门面，以显高雅。我的那些东西，纯系玩儿的。值钱的不一定就陈列在文博柜里，不值钱的也不一定胡掷乱扔。它们作用于我，完全是玩赏的。古人曰：玩物丧志。我也是常在检点我的堕落的，但我确实没有。且慢慢倒悟到一些道理：玩风筝的是得不到心身自由的一种宣泄吧，玩猫的是寂寞孤独的一种慰藉吧，玩花的是年老力衰而对性的一种崇拜补充吧。我在我的书房里塞满这些玩物，便旨在创造一个心绪愉快的环境，而让我少一点俗气，多一点艺术灵感。为什么不去写些重大题材的“严肃”的作品而为玩物志铭呢？这或许是害怕来客翻动这些东西而表示反对的声明，也或许是为家人所写，因为家人总以房间杂乱而几次将这些东西扔进过垃圾箱，也或许是弄文的人的无聊了。

一、汉罐

这确实是个汉罐。陶质的，高二十七厘米，长颈胖肚。肚的上部有一圈图案，似麒麟又非麒麟，据说是龙的子孙的一种，但名字我还未查出。七八年前的时候，一位女子与我关系尚好，她去关中乾县下乡，回来与我谈乡间生活，说，那里修“大寨田”挖了许多墓，墓里有无数的罐，农民将完整的带回作了尿盆，破坏的大片苦了院墙头，小片的就堆在茅房角供拉屎后揩屁眼儿（揩过屁眼儿的肮脏罐片，经雨淋后又复干净，再可揩用，以致长此以往，这罐片就老堆在茅房角）。当时，城里还没有重视地下文物风气，乡下更不知这瓦罐的好处，且关中黄土之下埋有十三个帝王墓陵，王公贵戚的坟丘更不计其数，随时老牛拉犁就会翻出一些古时的东西来。这种不稀也便不罕的现象，如同在海南一带，谁还觉得橘子香蕉是老年病人和幼儿才能享受的仙品吗？我那时也不知它的价值，只想象其本质本色的一定好玩，就说：“你再去，拣一个完整的给我抱回来。”她果然就抱回一个了。

罐子从此就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。

有一位识货的人到我这里，要我给他写一幅字。我说我的字不好，只要肯要就写吧。他很高兴，说一定要裱的，要珍藏的，末了要走时，却叮咛我：“你得好好写文章啊，将来一定要当个大作家！”我说：“我是卖文换烟抽的，或许明日就搁笔了。”他严肃地说：“怎么行？那我收藏你的字分文也不值了！”我好生气。就在他出门的

时候,突然往我书房一望,看见了这瓦罐,他眼光就直了,叫道:“哈,你有汉罐!哪儿弄到的?这可是值钱东西啊!要是地震,你什么家具也不要抢,抢这个罐子什么都有了。有机会到香港去,你瞧着吧,房子、财产、靓女……”我把他推出门,心里说:我刚才给你写的那幅字权当上大街让小偷偷去了五角钱!

也从那次起,我知道了我的瓦罐是个汉货。汉代距今是古远的了,它确实确实是件文物啊。在夜深人静,一个人伏案写作,很熬煎了,就常常看着这罐。不知怎么,它就给我一种力的感悟,当有人送过我一个景泰蓝也放在那儿,这种感悟就十分强烈。它简拙而大度,景泰蓝于它太小气,三彩马于它太华贵,以致后来到霍去病的墓前看了石雕,我是认识了什么是汉代,也认识到民族文学艺术的精华是汉而不是唐,也多少怀疑起今人强调“时代精神”,而时代精神并不是强调所致,恰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化现象啊。也应该说,我的文章也是以这瓦罐而由阴柔纤巧渐变为古拙旷达了。

但遗憾的是,那位曾经与我关系友好的女子,因为别人的一篇特写的文章而与我反目起来。那特写里曾涉及过这个瓦罐,她断然否认了,且说了许多难听的话,干了许多伤情的事,甚至要控告我到法庭,我一直在缄默,忍受这种人心变异的痛苦,也准备到了法庭上示出这瓦罐的证据。这却使我十分作难,人去物在,这瓦罐已与我有深厚感情啊,万一在法庭以它示证,那女子竟要物归原主该如何是好?故我打消了示证的念头,宁愿承受一切法律制裁了。

二、绥州拓片

“山环水匝古绥州，一片晴空碧树秋，□□□□□□落，寒炯淡月当悠悠，彳亍西塞柱节龙，半灯明处横远峰……五百年前乘鹤到，文屏依旧白云封。”

这是一面石刻，我看到的时候，是在绥德古城文化馆的展室里。前几年，碑子就已经破裂成三块，还一直在一座倒塌的庙宇泥土中埋着，偶尔农民拉土挖了出来，才发现是一面失落已久而多年搜寻的珍品。

碑文字迹了了，为明朝大书法家张三丰所写。张氏，世称仙人，一生放荡不羁，多留题咏于名山胜迹，曾漫游至绥州，路经天宁寺山门楼壁，一时书兴大发，便题此二截句于楼墙之西。据说当时无笔无墨，仙人随地拾起一片西瓜皮，信手写来。故笔锋没有毫墨圆润，但字态生动，意境深远，每字刚强洒脱，全句布局得当，今观之情随字出，笔笔令人赞绝。多少后人学者临摹，要不笔画滞涩，要不布局失例，虽有相似者，其势其韵相去甚远矣。

鸡年七月三十日，我去绥德，一见此碑，愈看愈醉，不可移步，便拓片而成，带回置于书房。然而深为遗憾的是第三句字迹失落，不曾拓出，哀叹长年失落没人修复，使这珍品不能复还原状了。

后，于书房揣玩，发觉碑文下方，有一片幽幽字迹，因极小又模糊不清，一直未能细辨，经多日考究，方知是立碑论文。原来此碑竟还有一段来历。立碑记上写道：“天宁寺门楼建于乾隆十三年，

于今不过二十余年，且寺近城郭，游人累累，不闻有见之者。癸未仲夏予尝登斯楼而观剧，亦未听之或睹也。丙戌北上后即客游吴楚六七载，其间尝一归省，犹无谈及者，辛卯春复自南而北与乡人同集燕台，酒阑夜话，始闻其略，余心奇之而来，未能目击为憾。昨岁潦倒归里，几急急忘之。今春友人招饮寺中，乃共登楼而快睹之，其诗词字法真仙笔也。但首章第三语已为漏痕侵蚀数字没……”

读完碑记，方知此碑奇而又奇，许多思绪，久之想之，多少不解，又多少意会，又多少不能言出。感激这断句精美，实为绥州写照，亏得张仙人以瓜皮留下，又感激立碑人将这诗词字法摹勒，而永留于世，却也惆怅这诗词若不被张仙人字书，何以得之？这字书若无立碑人摹勒，何以得之？这石碑若无文化馆人发掘，何以得之？

又后，绥德文化馆一友到我书房，他学识渊博，对考古颇有研究，我们又谈起这石碑拓片。我提疑问道：“张三丰是明人，立碑记上讲，此天宁寺楼建于乾隆，那字怎么会写在西墙？”

友人说：“要不怎么是仙迹呢？它得仙于在天，寄身于尘世，所以谁也不知此字写于何年何月。而立碑人所以购砾石勒于其上，是恐神物通灵，寻当破楼壁飞去，才摹而存之，以为山水之一助也。”

我说：“竟会破楼壁飞去？”

友人说：“可不就飞去了第三语！大凡杰人圣事，世上不可多得，稍不注意，或许就埋没，或许就糟踏了，这如同你们作文的灵感

一闪即逝啊!”

我说:“既要摹而存之,那第三语已为漏痕,何不拟而补之,岂不更好吗?”

友人说:“不然,西北东南天地且有缺陷,仙迹所遗得毋类是也。”

我觉得说得极是,深深感到自己浅薄了。遂在这拓片背面贴一纸条,上面书写了这一对话,末了又写道:世上万物,既然能存在,必有赖以存在之价值。河中石片,有的可雕香炉,置于案头香火缭绕,有的则做茅房垫石,供肮脏臭气熏蒸。各有用处,用处不同,但不分高下,其本质都是一样呢。虽璞中有玉不纯,但无璞则玉无所依。满月为月,缺月亦为月。如果因玉在璞中而弃则便不可得玉,缺月而否定是月,则每月只有一夜明朗。如此推论,人为万物之首,为何不是如此呢?

三、铜镜

乙丑岁末,我回了三天老家。第一夜同村人拥火炉闲谈,问起本家的一个远房侄子状况,旁边人说:“那小子发了,该他正走运的!”我说:“走什么运就发了?”回答说:“盖了三间房,够可以了吧!可偏偏挖房基时挖出一个银镜来,听说有三两半呢,这就值钱了!”我当时也很惊奇,说:“什么样,好玩吗?”那人说:“他不许外人看的,好多的银货贩子缠他呢。”

第二天一早,我就去侄子的新屋找他。新屋是造在小河桥的

西头，坐北朝南，其时太阳才出，屋前的土场上一片光亮。这地方原是我家的饲料地，我在家的时候在上边耕种过七年。从未记忆过那里有什么坟茔，也曾翻过好深的土层，怎么他就会挖出银镜呢？我站在那里，瞧见他们的门还关着，正待叫喊，隔壁的一位嫂子说：“你要找××吗？昨日夜里，小两口吵到鸡叫，怕是乏了，要睡到中午才开门吧！”我只好耸耸肩走开，想下午再去看镜。

下午去，这侄子却出门了。他媳妇倒热情，但说起银镜一事，却全然推说不知。我明白她是怕我索去银镜，而又是本家不但不好要钱。我声明说：“我来看一看，若觉得好玩，我掏钱买，你要多少钱我给多少钱！”那媳妇就笑了，说：“是有这个东西，可××自个儿保存着。几个银匠和贩银货的来买，一两出三十三元的，我是不愿意卖的，得给孩子留个传家宝啊！”我笑了笑，也说：“那好吧，××回来了，就说我来过，让他到我家来一趟。”就走了。

直到晚上，××没有来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耐不住又去找他，他刚刚起来，正端了尿盆往门前的一丛葱根上浇，老远就说：“昨儿半夜我才回来，我才说要去看看你的！”我说：“你怕是不愿意让我看那银镜吧？”他说：“哪里，今儿原本带银镜去镇上的，说是你要看的，我就不去了。”他告诉我，他准备去镇上，是和一个银匠约好的。“你回来得真及时，要不就脱手了！”接着就朝屋里喊：“把那东西拿出来，让大大看看！”媳妇过会儿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红布包。我打趣说：“昨儿你不是说××自个保存着吗？”媳妇很窘，但立即笑着说：“大大要作践我了！”红布包打开，里边果然是一块银镜，茶碗口大的，面上微微突凸，背

后有一系绳的小疙瘩，围着小疙瘩有一图案，八角形，有四角为蝙蝠状，有四角一为“𠂇”，一为“主”，一为“永”，一为“王”，不知所云。而正反两面除了绿锈外，银光闪闪，抚之腻而如肤脂。我在古书上曾读过银镜一说，也知道古代战袍上的护心镜，遂大感兴趣，说：“卖给我吧，要什么价？”侄子很为难，先是不肯出售，后就说：“你真想要，你说呢？”我说银匠和贩银货的给多少，我比他们多十元怎样？侄子就同意了。

一手交钱，一手拿货，这银镜就装在我口袋里了。我问起是怎么发现的，他说他挖房基，一锄头下去，咣的一声，以为碰上石头了，再一挖，却挖出个罐子来。“罐子里有十五枚铜钱，还有这个银镜。别的什么都没有。”我忙问：“那个罐子呢？”他说：“乡政府一人说他养花没有盆，拿去养花了。”“铜钱呢？”“县文化馆一人买了去，一枚给了二角钱。”我连声叫苦，也暗暗庆幸这次回家回得是时候。

这银镜便挂在我书房的东墙上。

一般来人，都喜欢观赏我的玩物的，初见这银镜都极感兴趣。很快外边说我得了一件宝贝，如何光可鉴人，如何价值连城。于是，我的张狂也就来了，一来客就指着夸显，又只能看不能动，然后大讲获得它的结果，竟说：这件文物若说是我买来的，不如说是它一直等待着我的。又以搞创作的虚构性描述这镜如何避邪，挂在墙上，犹如老家人的门框上嵌块玻璃一样，有半年未得病疾，夜里未做噩梦，文章也写得清丽了。

三个月后，一个文物鉴赏家突然到我家，说是欣赏欣赏那银镜的。正当我眉飞色舞讲述时，他大声说：“这是民国初年的铜镜！”

我大惊，问何以见得？他说：“镜面生绿锈，这便是铜，只是镀以银色罢了，镜背面有螺旋纹，是机械加工痕迹。”我使用锥子狠戳银面，果然下面尽是黄色。这镜当然还挂在书房墙上，但来了客我再不嚣张了。

四、古琵琶

我叫它是古琵琶，其实是一块朽榆木根。我这么称号着，已经使许多人信以为真。因为它太像一柄琵琶，即使还未能装上丝弦，便叩之它的任何一个部位皆声响清脆，悠悠长韵。

丙寅年初，我去周游至仙游寺，其山曲水曲之地，曲到极致，便形成了一块四分之三临水的孤岛，岛上就是仙游寺。寺院已废，唯有一塔上大下小，岌岌可危。据史载，唐白居易写《长恨歌》就在此处。我去后，临风抚塔，万端感慨，就蹒跚踏沙滩而行，遥想当年悲歌一曲的情景，不想就碰着这朽榆木根了，遂大叫：琵琶！后就在村子里将所买的一袋红薯扔掉，把这琵琶带回来了。

琵琶在我的书房里，一直是平放在桌子上的。我曾设计过为它装三道丝弦，是六颗钉子拉三条铁丝，但后来又否定了，什么也不装，我叫它是无弦琴。这一年，我有许多困扰的烦恼，活得实在累了，星期天就邀一些文友来以茶代酒，听琴赏乐。酒不醉人醉，乐不醉人醉，一直默坐半晌，皆说：好酒，好乐。妻进来笑骂：皇帝新衣，自欺欺人！遂将无弦琴扔在地上。不想裂出一道缝来，竟从缝里掉下一块赭石，酷似心形。原是那琴把里嵌着一河石，我以前

却未发现。自此这琴再也听不出什么韶乐来了，而石头则放在书架上，我起名为心石。

五、砚台

我有四个砚台，一是洮砚，两个“活眼”；一是五台砚，牛形的；一个是蓝田砚；一个是大理砚。来人皆把玩不已，稍识书法的，不免磨墨试用。这个时候，我是默默示出一块砖砚的。这砖砚十分粗糙，无雕刻，亦无匣盒，砚池也是用刀子随意挖凿的。可来人都不肯用它，以为丑陋。我将墨在每一个砚台里磨了，待到饭后大家再作书时，别的砚台墨汁凝固，唯砖砚依然如故，才刮目相看这砖砚了。我说：“以形取物，这便是人的错误。也正是如此，这砚台才久经辗转到我手里啊！”

十年前，一个朋友见我爱字，便送给我这个砚台。说是其姨家的。姨父在世时用过，姨父死后，家人就弃在屋角的杂货筐里了。又二年，我同这位朋友去他的姨家，扯起砚台，姨母说，那砖砚是姨父到李家村下乡，瞧见是用着垫菜罐底的就拿回来了。李家村住有我一位亲戚，少儿时常在那村里玩，也大致知道早年村中出了一个私塾先生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依稀想起他的模样，个头很高，很瘦，有一撮淡黄的胡子，每一个春节，村人要拿上香烟托他写对联，写中堂，家有老人临终时，就背了二斗包谷的褡裢去请他写铭旌。由此揣测，这砖砚一定是他家的了，果然前三年夏天，这亲戚到我处来，我问起那私塾先生，亲戚说，人早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死了，当时